

第二十四回

萬壽山大仙留故友

五莊觀行者竊人參

却說那三人穿林入裏，只見那猢猻子綁在樹上，聲聲叫喊，痛苦難禁。行者上前笑道：『好女壻呀！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，又不到師父處報喜，還在這裏賣解兒耍子哩！——咄！你娘呢？你老婆呢？好個細巴吊拷的女壻呀！』

那猢猻子見他來搶白，羞着，咬着牙，忍着疼，不敢叫喊。沙僧見了，老大不忍，放下行李，上前解了繩索救下。猢猻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，其實羞恥難當。有西江月爲證——

色乃傷身之劍，貪之必定遭殃。佳人二八好容妝，更比夜叉兇壯。只有一個原本，再無微利添囊。好將資本謹收藏，堅守休教放蕩。

那八戒撮土焚香，望空禮拜。行者道：『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已暈倒

昏迷，眼花撩亂，那認得是誰。」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，八戒見了是頭子，更加慚愧。沙僧笑道：「二哥有這般好處哩！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！」八戒道：「兄弟再莫題起。不當人子了！從今後，再也不敢妄爲。」——就是累折骨頭，也只是磨肩壓擔，隨師父西域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說，纔是。」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。

行罷多時，忽見有高山擋路。三藏勒馬停鞭道：「徒弟，前面一山，必須仔細，恐有妖魔作耗，侵害吾黨。」行者道：「馬前但有吾等三人，怕甚妖魔？」因此，長老安心前進。只見那座山，真是好山——

高山峻極，大勢崢嶸。根接崑崙脉，頂摩霄漢中。白鶴每來棲檜柏，玄猿時復掛藤蘿。日映晴林，疊疊千條紅霧繞；風生陰壑，飄飄萬道彩雲飛。幽鳥亂啼青竹裏，錦雞齊鬪野花間。

只見那千年峯，五福峯，芙蓉峯，巍巍凜凜放毫光；萬歲石，虎牙石，三天石，突突磷磷生瑞氣。崖前草秀，嶺上梅香。荆棘密森森，芝蘭清淡淡。深林鷹鳳聚千禽，古洞

麒麟轄萬獸，澗水有情，曲曲彎彎多遶顧；峯巒不斷，重重疊疊自週迴。

又見那綠的槐，斑的竹，青的松，依依千載闢穠華；白的李，紅的桃，翠的柳，灼灼三春爭艷麗。龍吟虎嘯，鶴唳猿啼，麋鹿從花出，青鸞對日鳴。乃是仙山真福地，蓬萊

闕苑只如然。又見些花開花謝，山頭景，雲去雲來，嶺上峯。

三藏在馬上歡喜道：『徒弟，我一向西來，經歷許多山水，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，更不似此山好景。果然的幽趣非常！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，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早哩！早哩！正好不得到哩！』沙僧道：『師兄，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？』行者道：『十萬八千里，十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要走幾年纔得到？』行者道：『這些路，若論二位賢弟，便十來日也可到；若論我走，一日也好走五十遭，還見日色；若論師父走，莫想想！』

唐僧道：『悟空，你說得幾時方可到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自小時走到老，老了再小，老小千番也還難；只要你見性志誠，念念回首處，即是靈山。』沙僧道：『師兄，此間雖不是雷音，觀此景

致，必有個好人居止。」行者道：「此言却當。這裏却無邪祟，一定是個聖僧仙輩之鄉。我們遊翫慢行。」不題。

却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，山中有一座觀，名喚五莊觀；觀裏有一尊仙，道號鎮元子，混名與世同君。那觀裏出一般異寶，乃是混沌初分，鴻濛始判，天地未開之際，產成這顆靈根。蓋天下四大部洲，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，喚名「草還丹」，又名「人參果」。三千年一開花，三千年一結果，再三千年纔得熟；短頭一萬年方得吃。似這萬年，只結得三十個果子。果子的模樣，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，四肢俱全，五官咸備。人若有緣，得那果子聞了一聞，就活了三百六十歲；吃一個，就活了四萬七千年。

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，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「混元道果」。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，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，都是得道的全真。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講，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：一個喚做清風，一個喚做明月。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

十歲，明月纔交一千二百歲。

鎮元子吩咐二童道：『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，要往彌羅宮聽講，你兩個在家仔細。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，却莫怠慢了他；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，權表舊日之情。』二童道：『師父的故人是誰？望說與弟子，好接待。』大仙道：『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，道號三藏，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尙。』二童笑道：『孔子云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我等是太乙玄門，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？』大仙道：『你那裏得知？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，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。五百年前，我與他在「蘭盆會」上相識。他曾親手傳茶，佛子敬我，故此是爲故人也。』

二仙童聞言，謹遵師命。那大仙臨行，又叮嚀囑咐道：『我那果子有數，只許與他兩個，不得多費。』清風道：『開園時，大衆共吃了兩個，還有二十八個在樹，不敢多費。』大仙道：『唐三藏雖是故人，須要防備他手下人囉哩，不可驚動他知。』二童領命訖，那大仙同衆徒弟飛昇竟朝天去。

却說唐僧四衆，在山遊玩，忽抬頭，見那松篁一簇，樓閣數層。唐僧道：『悟空，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？』行者看了道：『那所在，不是觀宇，定是寺院。我們走動些，到那廂方知端的。』不一時，來於門首觀看，見那——

松坡冷淡，竹逕清幽。往來白鶴送浮雲，上下猿猴時獻果。那門前池寬樹影長，石裂苔花破。宮殿森羅紫極高，樓臺縹緲丹霞墮。真個是福地靈區，蓬萊雲洞清虛。人事少，寂靜道心生。青鳥每傳王母信，紫鸞常寄老君經。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，果然漠漠神仙之宅！

三藏離鞍下馬，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，碑上有十個大字，乃是「萬壽山福地，五莊觀洞天」。長老道：『徒弟，真個是一座觀宇。』沙僧道：『師父，觀此景鮮明，觀裏必有好人居住。我們進去看看，若行滿東回，此間也是一景。』行者道：『說得好。』遂都一齊進去。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——

『長生不老神仙府，與天同壽道人家。』

行者笑道：『這道士說大話說人。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闢天宮時，在那太上老君門首，也不會見有此話說。』八戒道：『且莫管他，進去進去！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，未可知也。』及至二層門裏，只見走出兩個小童兒來，看他怎生打扮：

骨清神爽容顏麗，頂結丫髻短髮鬚。道服自然襟遶霧，羽衣偏是袖飄風。環縈緊

束龍頭結，芒屨輕纏蠶口絨。丰采異常非俗輩，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。

那童子控背躬身，出來迎接道：『老師父，失迎，請坐。』長老歡喜，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。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，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。那仙童推開格子，請唐僧入殿，只見那壁中間掛着五彩裝成的「天地」二大字，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，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，爐邊有方便整香。

唐僧上前，以左手撚香注爐，三匝禮拜。禮畢，回頭道：『仙童，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，羅天諸宰，只將「天地」二字侍奉香火？』童子笑道：『不瞞老師父。這兩

個字，上頭的禮，上還當；下邊的，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。是家師父諂佞出來的。」三藏道：「何爲諂佞？」童子道：「三清是家師的朋友，四帝是家師的故人；九曜是家師的晚輩，元辰是家師的下賓。」

那行者聞言，就笑得打跌。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笑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只講老孫會搗鬼，原來這道童會細風！」三藏道：「令師何在？」童子道：「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，不在家。」

行者聞言，忍不住，喝了一聲道：「這個臊道童人，也不認得，你在那個面前搗鬼，扯甚麼空心架子！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，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？」三藏見他發怒，恐怕那童子回言，鬪起禍來，便道：「悟空，且休爭競。我們既進來就出去，顯得沒了方情。常言道：『驚鷺不吃鷺鷥肉。』他師父既是不在，攪亂他做甚？你去山門前放馬，沙僧看守行李，教八戒解包袱，取些米糧，借他鍋灶，做頓飯吃，待臨行，送他幾文柴錢，便罷了。各依執事，讓我在此歇息歇息，飯畢就行。」

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。那明月、清風，暗自誇稱不盡道：『好和尚！真個是西方愛聖臨凡，真元不昧！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，將人參果與他吃，以表故舊之情，又教防着他手下人囉啤；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，性情粗糙。幸得就把他們調開了；若在邊前，却不與他人參果見面。』清風道：『兄弟，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。問他一問看，莫要錯了。』

二童子又上前道：『啟問老師，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？』長老回禮道：『貧僧就是仙童爲何知我賤名？』童子道：『我師臨行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，不期車駕來促，有失迎迓。老師請坐，待弟子辦茶來奉。』三藏道：『不敢。』那明月急轉本房，取一杯香茶，獻與長老。茶畢，清風道：『兄弟，不可違了師命，我和你去取果子來。』

二童別了三藏，同到房中，一個拿了金鑿子，一個拿了丹盤，又多將絲帕墊着盆底，徑到人參園內。那清風爬上樹去，使金鑿子敲果；明月在樹下，以丹盤等接。須臾，敲下兩個果來，接在盤中，徑至前殿奉獻，道：『唐師父，我五莊觀土僻山荒，無物可奉，土儀素果二枚，權爲解渴。』那長老見了，戰戰兢兢，遠離三尺，道：『善哉善哉！今歲倒也年豐時稔，怎麼這觀裏作荒

吃人？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如何與我解渴？」清風暗道：「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，是非海裏，弄得眼肉胎凡，不識我仙家異寶。」明月上前道：「老師，此物叫做『人參果』，吃一個兒不妨。」三藏道：「胡說！胡說！他那父母懷胎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方生下。未及三日，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？」清風道：「實是樹上結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亂談！亂談！樹上又會結出人來？拿去，不當人子！」

那兩個童兒，見千推萬阻不吃，只得拿着盤子，轉回本房。那果子却也蹣跚，久放不得；若放多時，即僵了，不中吃。二人到於房中，一家一個，坐在牀邊上，只情吃起。

噫！原來有這般事哩！他那道房，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。這邊悄悄的言語，那邊即便聽見。八戒正在廚房裏做飯，先前聽見說，取金擊子，拿丹盤，他已在心；又聽見他說，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，即拿在房裏自吃，口裏忍不住流涎道：「怎得一個兒嘗新！」自家身子又狼狽，不能敲得動，只等行者來，與他計較。他在那鍋門前，更無心燒火，不時伸頭探腦，出來觀看。

不多時，見行者牽將馬來，拴在槐樹上，竟往後走。那猢猻子用手亂招道：「這裏來！這裏來！」

行者轉身，到於廚房門首，道：『獸子，你嚷甚的？想是飯不穀吃，且讓老和尚吃飽，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吃去罷。』八戒道：『你進來，不是飯少。這觀裏有一件寶貝，你可曉得？』行者道：『甚麼寶貝？』八戒笑道：『說與你，你不曾見；拿與你，你不認得。』行者道：『這獸子笑話我老孫。老孫五百年前，因訪仙家時，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，那般兒不曾見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人參果你會見麼？』

行者驚道：『這個真不曾見，但只常聞得人說：人參果乃是草還丹，人吃了極能延壽。如今那裏有得？』八戒道：『他這裏有。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吃，那老和尚不認得，道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不曾敢吃。那童子老大懶懶，師父既不吃，便該讓我們，他就瞞着我們，在這隔壁房裏，一家一個，嚥啍啍的吃了出去，就急得我口裏流涎。——怎麼得一個兒嘗新？我想你有些溜撒，去他那園子裏偷幾個來嘗嘗，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個容易。老孫去，手到擒來。』急抽身，往前就走。八戒一把扯住道：『哥啊，我聽得他在這房裏說，要拿甚麼金鑿子去打哩。須是幹得停當，不可走露風聲。』行者道：『我曉得，我曉得。』

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，閃進道房看時，原來那兩個道童，吃了果子，上殿與唐僧說話，不在房裏。行者四下裏觀看，看有甚麼金擊子，但只見牕櫺上掛着一條赤金，有二尺長短，有指頭粗細；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，上邊有眼，繫着一根綠絨繩兒。他道：『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擊子。』他却取下來，出了道房，徑入後邊去，推開兩扇門，抬頭觀看。——呀！却是一座花園！但見——

朱欄寶檻，曲砌峯山。奇花與麗日爭妍，翠竹共青天鬪碧。流杯亭外，一彎綠柳似拖煙；賞月臺前，數簇喬松如潑靛。紅拂拂，錦巢榴；綠依依，繡墩草。青茸茸，碧砂蘭；攸蕩蕩，臨溪水。丹桂映金井梧桐，錦槐傍朱欄玉砌。有或紅或白千葉桃，有或香或黃九秋菊。茶蘼架，映着牡丹亭；木槿臺，相連芍藥闕。看不盡傲霜君子竹，欺雪大夫松。更有那鶴莊鹿宅，方沼圓池；泉流碎玉，地萼堆金。朔風觸綻梅花白，春來點破海棠紅。——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，西方魁首叢林。

那行者觀看不盡，又見一層門，推開看處，却是一座菜園——

佈種四時蔬菜，菠芹、莢蓬、姜、芋、簕、瓠、瓜、瓠、菱、苕、葱、蒜、芡、葵、韭、薤、窩、蘗、童、蒿、苦、蕒、葫、蘆、茄子、須、栽。蔓、菁、蘿、蔔、羊、頭、埋、紅、莧、青、蒜、紫、芥。

行者笑道：『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。』走過菜園，又見一層門，推開看處，——呀！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，真個是青枝馥郁，綠葉陰森，那葉兒却似芭蕉模樣，直上去有千尺餘高，根下有七八丈圍圓。那行者倚在樹下，往上一看，只見向南的枝上，露出一個「人參果」，真個像孩兒一般。原來屋間上是個挖蒂，看他丁在枝頭，手腳亂動，點頭幌腦，風過處似乎有聲。行者歡喜不盡，暗自誇稱道：『好東西呀！果然罕見！果然罕見！』他倚着樹，聽的一聲，攛將上去。

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。他把金擊子敲了一下，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。他也隨跳下來跟尋，寂然不見；四下裏草中找尋，更無踪跡。行者道：『蹣蹣蹣蹣！想是有腳的會走；就走的跳不出牆去。我知道了，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，他收了去也。』他就捻着訣，念一口「唵」字呪，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，對行者施禮道：『大聖，呼喚小神，有何吩咐？』

行者道：『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。我當年偷蟠桃，盜御酒，竊靈丹，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；怎麼今日偷他一個果子，你就抽了我的頭去了？這果子是樹上結的，空中過鳥也該有分，老孫就吃他一個，有何大害？怎麼剛打下來，你就撈了去？』土地道：『大聖，錯怪了小神也。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，小神是個鬼仙，怎麼敢拿去？就是聞也無福聞聞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既不會拿去，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？』土地道：『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，更不知他的出處哩。』

行者道：『有甚出處？』土地道：『這寶貝，三千年一開花，三千年一結果，再三千年方得成熟。短頭一萬年，只結得三十個。有緣的，聞一聞，就活三百六十歲；吃一個，就活四萬七千年。却是只與五行相畏。』行者道：『怎麼與五行相畏？』土地道：『這果子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敲時必用金器，方得下來。打下來，却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；若受些木器，就枯了，就吃也不得延壽。吃他須用磁器，清水化開食用。遇火即焦而無用。遇土而入者，大聖方纔打落地上，他即鑽下土去了。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，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

動些須，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。人若吃了，所以長生。大聖不信時，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。」

行者即掣金箍棒，築了一下，響一聲，迸起棒來，土上更無痕迹。行者道：「果然！果然！我這棍，打石頭如粉碎，撞生鐵也有痕。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？這等說，我却錯怪了你了，你回去罷。」那土地即回本廟去訖。大聖却有算計，爬上樹，一隻手使擊子，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，做個兜子等住，他却串枝分葉，敲了三個果，兜在襟中，跳下樹，一直前來，徑到廚房裏去。

那八戒笑道：「哥哥可有麼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。這個果子，也莫背了沙僧，可叫他一聲。」八戒即招手叫道：「悟淨，你來。」那沙僧攬下行李，跑進廚房道：「哥哥，叫我怎的？」行者放開衣兜道：「兄弟，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？」沙僧見了道：「是人參果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啊！你倒認得。你曾在那裏吃過的？」沙僧道：「小弟雖不曾吃，但舊時做捲簾大將，扶持鸞輿，赴蟠桃宴，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。見便曾見，却未曾吃。哥哥，可與我些兒嘗嘗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講，兄弟們一家一個。」

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。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大，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饑蟲拱動，却纔見了果子，拿過來，張開口，穀廳的團圓吞嚥下肚，却白着眼胡賴，向行者沙僧道：『你兩個吃的是甚麼？』沙僧道：『人參果。』八戒道：『甚麼滋味？』行者道：『悟淨，不要睬他！你倒先吃了，又來問誰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吃的忙了些，不像你們細嚼細嚥，嘗出些滋味。我也不知有核無核，就吞下去了。哥哥，爲人爲徹，已經調動我這饑蟲，再去弄個兒來，老豬細細的吃吃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你好不知止足！這個東西，比不得那米食麵食，撞着儘飽。像這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，我們吃他這一個，也是大有緣法，不等小可罷！罷！罷！』他欠起身來，把一個金盞子，咕臙眼兒，丟進他道房裏，竟不睬他。

那童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，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，取茶去獻，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『人參果吃得不快活，再得一個兒吃吃纔好！』清風聽見，心疑道：『明月，你聽那長嘴和尚講「人參果還要個吃吃。」師父別時叮嚀，教防他手下人囉哩，莫敢是偷偷了我們寶貝麼？』明月回頭道：『哥耶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金盞子如何落在地下？我們去園裏看看來！』